

世界上有許多人為了生活，為了理想，為了追夢，遠離故土，三十年河東，三十年河西，奔波勞碌，與命運之神抗爭，我就是其中的一個。

我在北京生活了三十餘年，度過了 my 青少年時期，為了追求我理想的生活，中年移居香港，轉眼在香港已經生活了三十餘年。

誰都年輕過，誰都亦會老，人生短暫，歲月如梭，如今我已是一個白髮老人，回顧我的人生，我有很多感受，其中之一是時間的寶貴。

我的一生中，有太多的時間都不知不覺地流逝了，直到生命快到盡頭，才真正醒悟到，有不少我能做或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都已經過去了，再也沒有可以彌補的時間了，我感到很遺憾。

時間對每一個人都是公平的，只要你善用時間，把握機遇，刻苦學習，努力工作，時間與功夫是不會辜負有心人的，你一定

會有所收穫，甚至會得到自己都料想不到的成果。

我不甘心輸給時間，我用我生命的餘輝，跟時間賽跑，終於寫出了長篇小說《三十年北京 三十年香港》。

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我把我自己的故事和聽來的、看到的一些故事，都彙集在《三十年北京 三十年香港》的小說中了。

好的文學作品，不管是一本小說，一篇散文，一篇報告文學，一個童話故事、寓言故事……，都能使讀者得到不少精神食糧，吸取各種營養。我就是因為從一些書、文中得到過不少營養，增強了我前進的動力，所以使我在人生崎嶇坎坷的道路上，能自強不息，奮發圖強。

希望此書能給讀者多少帶來一些啟示：每個人都應該珍惜生命，抓緊時間。如果你在不同的生活環境中都能發揮自強不息的精神，不怕困難，不畏艱險，勇往直前，你一定能使自己活得有意義，有價值，生活得更精彩。

江紅

二〇二三年六月

1. 火車乘輪船過江

一九五三年底，在我讀小學五年級第一學期末的時候，因我父親的工作單位——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要搬遷到北京，我們全家即將離開生活了近三年的南京，移居北京。得知要去首都北京的消息，我們全家人都非常高興，尤其是我，興奮得幾天都沒睡好覺。

我去學校辦理退學和轉校手續的時候，老師和同學們也都為我能去首都生活而感到高興。他們問長問短的，要我去北京後常寫信給他們，還要我代他們向毛主席問好。

我們是集體乘火車去北京的，車廂裏全是熟人，有父親的同事，還有其他工作人員和家屬，大家有說有笑，車廂裏十分熱鬧。火車開了一段路後突然停住了，正在大家感到疑惑的時候，列車員走進車廂說：“請大家安靜，請大家靜一靜，我們現在已

經到長江輪渡口了，因為長江上還沒有建好橋，火車需要一節一節地開到輪船上，由輪船運到對岸，再把一節一節的火車連接起來，整個列車才能繼續往北開……”

他還沒說完，馬上就有人問：“那我們要不要下車啊？”

列車員耐心地回答道：“不用下車，你們不用緊張，會很安全地把你們運到長江對岸的。”

列車員剛走，車廂裏又熱鬧了起來，大家又七嘴八舌地聊了起來，聊什麼內容的都有：“這一節一節車廂怎麼上輪船啊？”

“什麼時候才能建成長江大橋啊？”

“聽說北京冬天特別冷，經常會下雪，我還沒見過下雪呢……”

我很想繼續聽他們的話題，但不知怎的，我頭暈得很，什麼都聽不進去了，只好閉目養神，沒多久，我竟睡著了。

我一覺醒來，發覺火車已經在繼續往北開著，窗外的樹木、田野、房屋飛快地向相反的方向移動，看得我頭又暈了。

母親和父親剛去餐廂吃了午餐，給我帶來了一盒飯菜，見我睡醒了，父親便問我：“海燕，頭還暈不暈？”

我說：“還有點兒暈。”

“快喝點兒水，吃一片藥，再吃點兒東西就好了。”母親一邊說著，一邊準備溫開水和藥。

我喝了水，吃了藥，勉強吃了半盒飯菜，還沒吃完就全吐了。

我暈車了，吃什麼吐什麼，整天昏昏沉沉，車廂外面有多好的風景我都無福欣賞。

也不知道過了多久，火車終於到達北京了，我的腿雖然還有點兒軟，但從火車上跳到月台，腳踏實地的那一刻，感覺就好像

復活了一樣，四周圍人山人海的嘈吵聲也漸漸地敲醒了我昏昏沉沉的腦海。我好奇地看了看車箱和車箱間的銜接處，還沒看出什麼名堂來，母親便不讓我看了，催我快跟上父親工作單位的人群，不要走丟了。但我邊走邊又開始東張西望起來，想努力看清楚這個全新的環境。

一出火車站，我父親的工作單位——中國科學院的幾輛專車已經在等著我們了。負責接我們的工作人員用小喇叭喊著話：“大家不要急，請帶好自己的隨身行李，排好隊，一個一個地上車。”

我們有秩序地上了車，當專車經過東西長安街時，天安門漸漸地出現在我們的眼前，司機特意放慢了車速。我的頭這時已經徹底不暈了，便不由自主地高聲歡叫起來：“天安門，我看見天安門了！”

這時，專車裏所有的人也都興奮地、歡笑著伸長了脖子，昂首凝望車窗外那高大雄偉、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天安門。

專車緩慢地開過了東西長安街，不久便把我們送到了近郊的中關村。

2. 剛開建的中關村

據歷史地理學者考證，今天的中關村一帶原為永定河故道，曾經被叫做“中灣”。“中灣”一帶有過一座明代的太監廟，由於太監又名“中官”，所以“中灣”後來便改稱為“中官”。清朝晚期繪製地圖的時候，負責官員認為“中官”有太監的意思，太不雅了，就改成了“中關”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設立行政村，就依“中關”一名設立了“中關村”，屬於北京市海淀區轄下。

1. 父子來港

一九九一年七月底，黃永康和黃強被批准來香港定居了。

來香港前，黃永康在北京中央財經大學語文教研組被評為了副教授。黃強在北京市西城區進步小學被評為西城區三好學生，黃強的名字被載入進步小學優秀學生的名冊。

九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星期日上午，我到深圳羅湖關口去接黃永康和黃強，他們只帶了一個小行李箱和一個小行李袋，我見了說了句：“你們哪像來定居的，倒像是來旅遊的。”

黃永康說：“我先來看看，把黃強安排好了，我再回去工作兩年，等評上正教授我再來。”

我生氣地說：“好啊，本來我是高高興興地來接你們的，你倒好，來看看就回去，真夠自私的。行了，你回去享受你的教授榮譽去，我一人在香港搏命掙錢供黃強上學好了。”

我們已經分開生活四年多了，就這樣，我生著氣把他們接過了關口，接到我一人在香港租住的蝸居中。

我的女兒黃彤，八九年底來香港定居時，錯過了升學考試的機會，找過幾份工，都因為她是學過音樂的，怕培養她工作不了多久就跑了，所以都沒有錄用她，最後只好在香港的琴行中找了教彈鋼琴的工作。

黃彤在第一個琴行工作沒多久，就被女老闆的弟弟看上了，想跟她拍拖，她嫌他個子矮了點兒，沒同意。換了一個琴行工作，又被一個女職員的哥哥看上了。當黃彤告訴我她有男朋友的消息後，我做了她不少工作都不管用。在黃永康和黃強來港前，黃彤就和男朋友同居了。本來女大就不中留，我經過艱辛工作租下來的蝸居，在她的眼裏根本就不像個家。

這次黃永康和黃強來後，我準備把我積蓄的錢拿出些，搬一個條件稍好點兒的房子。

我和黃永康、黃強剛進家門不久，我母親就來了，送來了兩碗菜，聊了一會兒才走的。

晚上，黃彤和男朋友梁偉業（一個中高個兒，完全沒有一般廣東人那種鼻樑和眼窩，是相貌中上等的廣東人）來家看望我們，帶來了給黃強買的衣服、鞋、手錶等，還請全家吃了自助餐。

黃強從小就景仰警察叔叔，想長大也當個警察。當我寫信告訴黃永康，黃彤在香港有男朋友了，黃強還在黃永康給我的回信中親筆給黃彤寫上了一句：“姐，你找對象時，一定要給我找一個當警察的姐夫。”

在吃自助餐時，趁梁偉業上洗手間的時間，黃強問黃彤：“姐，他是不是警察？”

黃強這一問，我們全都笑了。黃彤笑著對黃強說：“我找對象又不是給你找，怎麼，不是警察你就不認他了。他是做香港海關工作的，跟警察的工作差不多。”

黃強“噢”了一聲，似懂非懂地不再問了。

黃彤和梁偉業準備九月初結婚。梁偉業家兄妹五個，只有他是男孩，母親已病故，父親在工廠做工。梁偉業很早就工作了，邊工作邊上的夜大，夜大畢業後，考上了公務員。

黃永康和黃強來港的第二天是星期一，我休息了一天，帶他倆到我工作的亞洲文化公司和香港普通話教研社轉了一圈，帶去了幾盒黃彤的結婚蛋糕給同事吃。星期二我回公司上班，沒想到收到了一份公司同事送給黃彤的結婚禮物——相冊。

八月中，我和黃永康、黃強走了幾處，最後在房價較便宜、交通又較方便的深水埗醫局街，租了一處唐二樓中間隔出來的不到三百呎，很小的兩房一廳。是一個兩房用衣櫃相隔，廚、廁相連，中間用塑膠布簾相隔的單位。星期日，黃彤和梁偉業，還有梁偉業的兩個姐姐、姐夫，兩個妹妹，全來幫我搬家了。

黃強來香港正好是小學畢業的暑假。八月底，我和黃永康帶黃強到九龍的香島中學報了名，他被老師帶走考了兩個多小時。英文考得不太好，因為黃強在北京上的小學沒有英語課，只請了黃永康的學生教黃強學了點兒英語。數學和語文都考得不錯，最終被香島中學錄取了。

黃彤和梁偉業給黃強買了校服和書包。

九一年九月初，黃彤和梁偉業在沙田“金翠宮”舉行婚禮，結了婚。

黃永康在我做了工作後，開始踏進香港普通話教研社的大

門。經亞洲文化公司編輯部我的一個同事的介紹，黃永康還在香港的一家雜誌社，做了兩年兼職的校對工作。

黃永康在普通話教研社工作了一段時間後，由輔導員升為了助教，又升為教師。我和他都為普通話教研社的課本、香港中學教普通話的課本寫過幾篇課文。

一九九四年，我和黃永康經過香港教育署的考試，取得了聘用普通話教員的許可證。

黃永康經過考試，被香港理工大學聘用為專職普通話教師，又在香港城市大學、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等處兼職教授普通話。有了用武之地，黃永康在香港安心地工作、生活下來，成為了香港的永久居民。

2. 佛緣

在香港，有很多我教過的學生，有學校的學生，有在公司、銀行、護老院等工作的老闆、職員，唯一有一個女學生是在佛堂裏的修道女。

在沙田一處環境幽靜的小崗坡上，在一座明亮的樓房底層，有一個聖光佛堂。那裏有一位修道女是我剛來香港時，在工廠做工的同事，也是跟我學過普通話的學生，她叫胡鳳儀。

在工廠時，剛二十歲的鳳儀是科研室裏博士的助手，她聰明、厚道，有著像鳳凰一樣美麗、恬靜的儀表。工廠裏有一個年輕英俊的職員，曾是鳳儀的男朋友，在我即將離開工廠時，聽說他們中間出現了第三者。

我離開工廠後不久，鳳儀也離開了，成為一位虔誠的佛教